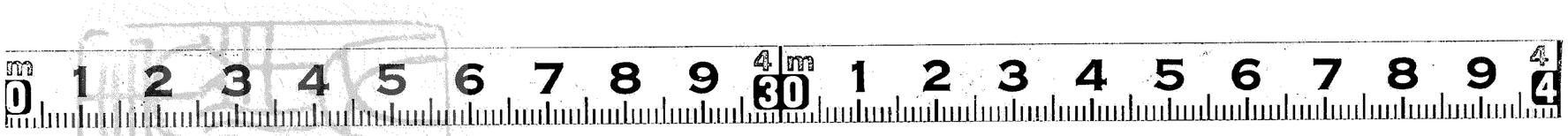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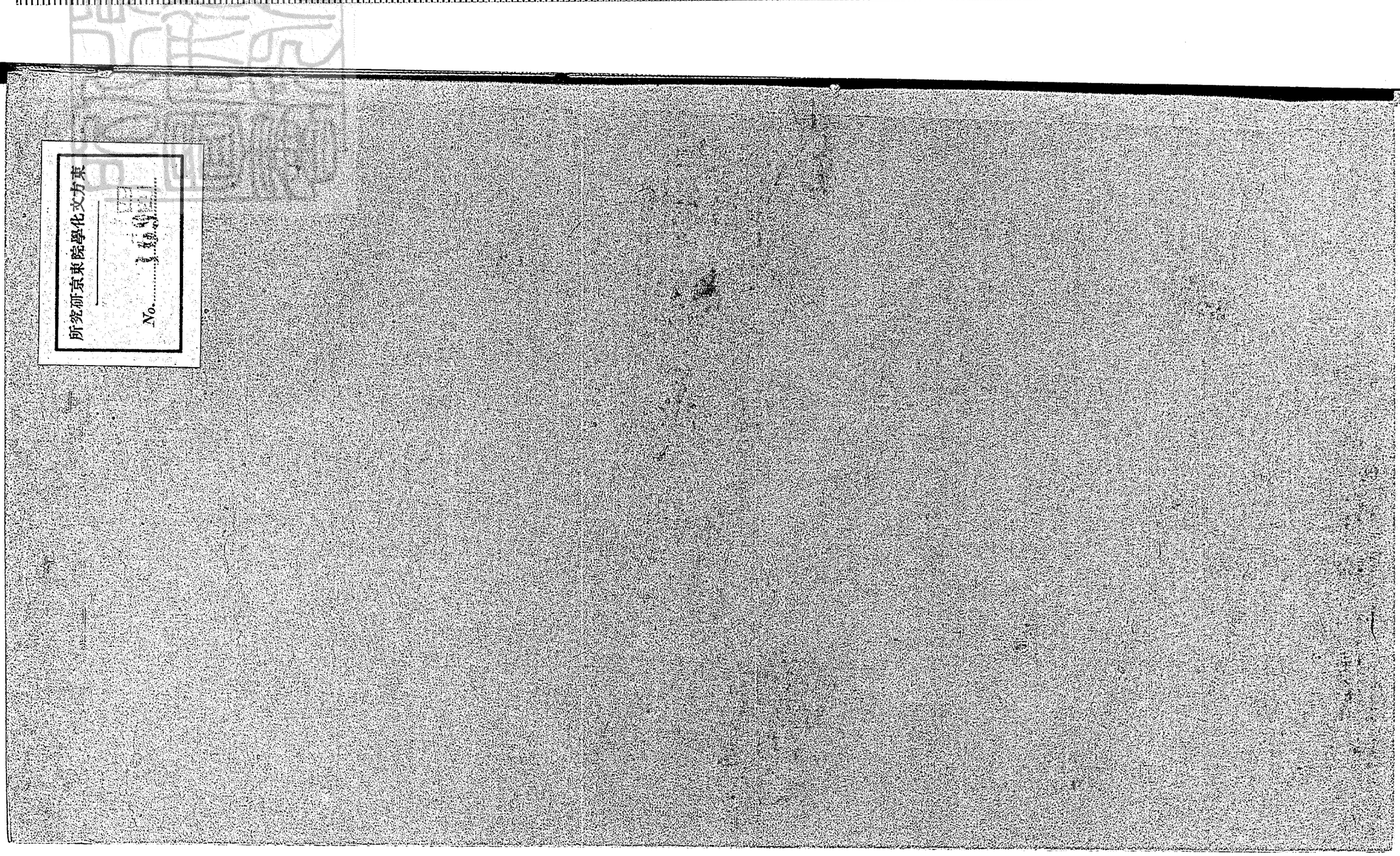



所筑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群書考索卷十三

山堂先主章俊卿編輯
建陽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寶校正

續編卷下

○諸史門

史記

馬遷之書能盡壞天人之心讀其文詞辨麗奇偉而縱橫談說慷慨激昂於征伐之間者皆盡壞豪傑之太半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偉而辨麗奇偉必出於小道異端然則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敘述秦始皇漢武帝巡遊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後世皆即其術而用之與夫戰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為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世病史之難以為不幸無惡固文才是類出遷固下矣葉學士

進奸雄蓋貧賤有激而云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縉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媮合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貨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在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刑甚慣恚不平之氣無以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若伊尹扁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慕於人之難魯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之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秦惟文

載子貢游說五國之事為非

嘗讀司馬氏史孔子弟子傳乃以為齊將伐魯而孔子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伯越而強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闊誕又非有可以動五國鳴呼聖賢而肯為耶遷有史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

策楚漢春秋以傳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俠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為小說而耀世炫迹其所從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輒為之信尚而收採之數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為之也孔子雖欲苟全丘墓之國使數國之民皆死於兵乎李清臣汝水劒文

不當論商鞅桑弘羊之功

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東萊呂祖謙外史論

龜策不當謂之傳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宵形而輒與黥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悖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史通

馬遷不當目項羽為王

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若也史通

駁葛洪論馬遷紀傳之非

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屈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騁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世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詎有情令改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君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分為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攸項羽

之稱本紀何必有德必謂遺彼爵刑怒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史通

夷齊而上賢臣尤多列傳不當以齊夷為首

子長著史記也馳驚筆墨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傳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為列傳之首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齟齬歟之甚乎史通

還史記本末

自魯有史記以後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録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謂之史記元成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頗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譙周次遷書周秦以上載采百家錯雜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與史記並行於代史通疑

馬憲去取無據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肄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繁贅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録實杜異聞夫汉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其義矣他時結糾哂之豈不宜哉○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與史記隱見史通

隱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譏刺

太史公作史記其意似不偶然者考其自敘首尾凡三處愚切疑焉公本以論著自任始言孔子至于今有能紹而明者本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作小子何敢辭為至若與任安書其言深憤鬱塞之辱乃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幾百餘言蓋意有鬱結而不得通思垂空言以自見即此以觀公之此言與前相反一再矣然則公之意果安在哉以謂有意於明道耶公於漢未得為醇儒何自知不明而僭聖作經哉謂有意於譏刺耶則漢尚黃老武帝專以勢利用人而先黃老崇勢利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安得有所譏刺哉若曰有所感憤而作則史策萬代之傳豈容感憤為之哉公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又以先人史談之言欲無廢天下豈有戮辱而後作哉以此參考未知太史公之意何在愚以謂不可泥太史公之言當採太史公之心也不過痛憤道不克行於時而作春秋後之知孔子不在乎他由五經春秋以知之也於是遷於述作之際出此言以見其意而已觀其自敘首尾又荅任安書詞不同而意則一也

分紀傳世家書表皆有深意

本紀者天下之統也世家者一國之紀也列傳者一人之事也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也必謂紀者帝王行事之稱則秦之未并天下何以為紀謂世家者諸侯系之稱則蕭曹之徒何以為世家謂列傳者非王侯之稱則韓彭英盧之建國何以降之傳故夫紀之述王者世家之述諸侯傳之述卿大夫固其大法也而書法之權度不可以此拘也本紀謂之帝紀此自班書始耳子長特以其事之繫於天下則謂之紀故秦可紀也項氏可紀也雖呂氏亦可紀也始皇已并六國則事異於前不可以商周之例拘也其贊羽曰虞為伯王政由已世是時漢未得天下雖紀項可也其贊高后紀曰孝惠高后之時制政不出房門則君道不立雖削孝惠可也削去世家此亦自班書始耳子長特以其事之有大於列傳則繫之世家故夫子以聖陳涉以首事何參良平以勳賢皆得繫焉夫子在周則臣道也子路為臣則有殺於名分在後世則師道也儕之列傳則幾無異於諸子故特別之其義精矣陳涉事雖微淺而子長之自序曰夏商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難則其所繫者大雖世家可也蕭曹良平與功臣位俱通侯而勳烈冠於群后皆漢家社稷之臣則其所繫者大雖世家可也至於列傳之中貫穿錯綜尤有深意管晏同伯者之佐老韓同異端之學則合之而為一非周學於老氏申不害同於韓氏則附之於其下孟荀與淳于之徒俱在齊國雖同列於傳獨以孟荀冠之篇首其尊之也至矣賈誼附於屈原鄒陽附於魯仲連太伯首於世家伯夷首於列傳吳與惟南不使與荊燕俱列信布之徒不使與蕭曹同功至若酷吏佞幸日者龜策滑稽倩優游俠之傳皆為當世發也○如本紀世家之中凡天下有大事必特紀之若是歲齊威始伯是歲孔子相魯之類皆錯見於諸國之中此紀大事之法也紀列國之世家以封國之先後為次先姬姓而後異姓先舊國而後僭竊之國叙傳之中抑揚感慨每致意於聖賢之後此記列國之法也不寧惟是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月表上尊羲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

記所以明職分也平準一書所以著征利之害封禪一書所以著求仙之詐也後世史氏之紀傳表志其規模制度有髣髴於是者哉元朔善

論議

班固論馬遷先黃老崇勢利固之言為非

若夫班孟堅論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又有可言者先黃老者史談之意也子長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先黃老者哉世降俗薄見利則逝而遊俠巨室猶有拯急之風子長頗采摭之高氣若飛噓海岱而出雲雨亦豈崇勢利者哉惟其譬喻憤嘆有不能平於心尤感時觸事輒發卷而太息故其意氣豪放多跌蕩於法度之外而班氏乃責之以聖人之是非不知夫人之學問苟未至於知道則是非權衡安能無謬於聖人子長之過固多矣班氏之過不愈多乎子長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固非駑駘之敢望而馳騁中節則未也使其少就籠絡遵轍而行豈可得哉前人

馬遷不當採次異聞以為傳

堯舜相繼二百餘年書之所紀者十一篇今其存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大法既已盡見於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太史遷不能知聖人之意而紛紛記之為奇以誇天下者何耶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者猶傳會群書殊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知聖人盡見上世之書籍術其博而不能窮辨如之何耶自遷發其端而劉向盡求而叙之異端之學遂以大肆於後聖人之道相亂嗚呼豈非遷之罪耶葉學士進奏

史記體之失撰録之煩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致而胡越相遼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者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捃雜言謂採國語世本戰國策故使覽之者言窄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録之煩者也史通

五帝紀世次顛錯

馬遷作五紀必欲其世系皆出於一且以黃帝二世而得顓帝三世而得高辛四世而得帝堯此其說猶有可考者乃若堯之於舜個已黃帝之八世矣又舜之傳禹則又其四世之祖為夫史遷之作史古人謂之善叙事今考其五帝世次而又顛錯如此蓋遷之失在於好奇是以其說有時而自戾矣夫五帝之世次學者不得見之於聖人之經及考之於史又顛錯如此學者安得稽為歐陽脩

律書伯夷傳皆有深意

吾嘗讀律書見其所載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并遊敖嬉戲如小兒狀伯夷傳首載箕山許由冢及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三嘆推究其意則知遷筆力誠闊深高古與俙若文義皆疎不相統屬又嘗推夫世俗綢習繆編聯拘拘比附於交通也一鄒子吹之尚能回春溫於寒谷矧夫文帝之時風俗醇厚人民安樂如此所謂黃鍾大蔟之屬并然條而不雜也不有所召乎子長筆之於律書政其適也伯夷首陽之節許由箕山之兆前後一也昔人存昌歜而愚文王子長過箕山而感伯夷事有不相關而實相應者皆

是物也執鞭吾亦為之之言遷無乃有所激乎遷以一言不中而蹈極刑抑視伯夷高舉遠引不蹈壅網甚切慕之而顧為之執鞭固宜由是以觀子長之史用意所向固非膚淺凡近者比也方縣

史記多出於後人之增益

若夫贊司馬相如有揚雄以為辭人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史所增後人亦以之載於遷史而不鐫去也傳賈誼謂賈嘉最好學與予通書至孝昭時立為九卿說者徒見遷之已死於孝武時不及自孝昭時事不知嘉生於孝武時正與遷同時所謂通書誠有之但至孝昭時立為九卿八字安知非班固所增而後人亦以之載於遷史乎張晏以為遷史十篇有錄無書如元城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滑稽列傳禮書樂書龜策日者等傳之類則知遷史必有出於後人之所增益頗多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遷史春秋安能免後人之所增益哉

卷載十三國而不數吳猶春秋待越以夷狄

遷表十二諸侯首尊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越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蓄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儇狁亦或預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老泉史論

不當裂取六經傳紀之文

遷之辭寖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紀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弓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之

文非不善也辭之則不善也今夫綉繒錦穀衣服之寫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紛之以為服則綵繒之不若遷之喜無乃類是乎同上

不當與父俱歸太史公

其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操也先儒反謂固殺彪之名不若遷遂美於談吾不知於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同上

呂后不當列帝紀陳涉不當預世家

其自序曰婦人制政不出房門安有列國君之春秋書姜氏會齊侯于禚說者曰婦人不可與國君會呂后何為而列帝紀乎此非遷之失乎吳會諸侯於黃池罪吳不當列於會以嶽起之醜而啖然謂中國之列春秋所以致其譏陳涉何人而亦世家於齊魯之列乎此非遷之失乎

左傳不得為省史記漢書不得為煩

崔子實歷訊諸家而獨歸美左傳曰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慶二百四十年之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五十萬言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愈煩其失彌甚者矣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獵於牛鳴叔孫志喪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救赦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寇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史通

劉向所著多虛僞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又自造七軋五行又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又造

為辭非七般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皆可欺故也同

言考索卷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潁川同知簫泗校正

續集

○諸史門

史記前漢書

與善隱而彰懲惡直而寬

遷之傳藺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鄺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周勃也汗出浴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苟列一以死十後之庸人必曰知如藺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以隱顯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通人不使獨蒙惡名之論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贅張

湯與其走賢物善胥酷吏人有小疵不獨累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商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望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老泉論

固依遷之藩籬

女后臨朝異事也遷必紀呂太后之亂異事也遷必取刺客游俠誦詐之異行也遷必傳遷紀昌而固亦紀呂固好同乎遷也遷取陳而固亦取陳固好同乎遷也猶十表而為八增八書而志十因天官為天文以封禪為郊祀因河渠為溝洫不能自立一家依依乎遷之藩籬下此固所以不能無失也同上

遷固皆有失

自古史才為難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范曄陳壽之徒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彼其所瞻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必為已病先黃老後六經高氣俠

直實雇則班固既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並列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識卑矣之異測威儀之突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鄙陋也又讀班史則與遷同其弊惜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全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已之妄豈非有離婁之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嘗分九流矣又固為藝文志並其餘說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橫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與說同王道既微特君世主好殊方九家之術蓬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必此黜彼說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於世而已乎宜固之附貴憲而卑當加以漢字

史記當時漢祖為漢王漢書不當加以漢字

著魯史者不時其上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後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必歸漢為文摯自班書首承前之非也于仲豫仍踵取不讀之訛于相傳魯無先覺者矣史通

班史載陳涉事不當用遷史文皇帝詔褒君平事不當用班史語
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苟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平蜀人王尊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垂隔至今之言一司同云夫班之習焉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矣甚矣哉
史記不當以無恤為賢漢書不當以韓信為賢
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遜居本至如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烏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患險若一不悟穫於貧賤不免誅於富貴如淮陰初在側微墮業無行復居榮貴漏盈速禍羨其善將時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並通

消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十
如矢左右手讀兵敗績惟水為之不流蕭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畫
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醫未為全得固亦未可非
遠史漢纔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
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遷間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
遷歿後亡蘭臺日者傳補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
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書闕有閒其言為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焉氏也劉執思商確
漢史雖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竄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
養漢宮特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僭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
具然戚譬天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
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尊稟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濟發於巧心及
受哂於拙目也歟

遷固載事之失

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及此書譬天行不由經道不由户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鄧生之初謁沛公兩組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五名信都而輒云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令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貶

張靜言思之深所未孚同上

太史公諸表為是班固古今人表為非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習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經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敘使讀者闔文便覩舉日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建龍表祿位相承而亦復界畫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慊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過史

遷固易地而處不能優劣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書全取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其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同上

史記前後漢書

三史載虛文為非

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西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說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陳通

互相譏誚

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睥睨固失而睥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訛難矣老泉史論

前漢書

不當踏襲遷論以足其書不當取遷椎之自序

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踏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被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椎皆取其自叙胥胥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傳豈若是之脩哉彼遷椎自序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上同

表書王侯蹏謚姓名皆有深意

画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姓則加其姓於首目之曰蹏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蹏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蹏謚名蹏謚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蹏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則可攘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以假人矣同上

固善採掇漢事充于簡冊

漢之文帝號為極盛非有高識誰能紀掇唐柳宗元謂漢風雅敷施天下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孟堅接其尤者充于簡策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焉

陳季雅博議

孺子不當書於莽傳

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五子王祭戚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同上

不當以嚴延年正子貢冊有

又云嚴延年精捍敏捷雖子貢冊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

吏列號曰伯而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趣

漢書倣史記後人倣漢書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自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雖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史通

漢書包舉一代

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知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同上

古今人表品藻失次

梭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書

甚高其義甚恠一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淵閔騫冉伯牛而後魯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仲弓第一魯子游第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之鄧侯入下愚之上第六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特此效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可高立標格冀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三甥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士會為下之僑四等處父四等士會五等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漸離五等荊軻四等武陽七等斯並是非贅亂善惡紛拏或策駑駘而捨驥驥

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同上

述漢書本末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歆向揚雄等相次撰述迄于哀平猶名史記總述所作至漢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似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寔新室誤後惑猥不當聖之後代著也於是採

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述
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三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
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收繫悉
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
書帝意乃解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
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文奉詔校叙又選馬融
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
續所作而古今人表猶不類本書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
悦依左氏傳體撰為漢紀三十篇其言簡要與本傳並行同上

相如傳乃自叙班固不知

長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魯無
改作尋固於馬揚傳末皆云愚讀之自叙如此至此篇下獨無此言蓋
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盡一其例不純矣惜哉史通○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

蔑無覩持論如是史通

蔡聞必務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徵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焉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史通

左傳非晉吳楚漢紀非餘匈奴

左傳荀悦漢紀

孫盛撰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悦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後魯邦尤為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國葛廬之辨牛鳴劉子之知鳥職斯皆遠隔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殊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中國勢逼宗周爭長諸華威凌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畧胡卻而偏詳漢室之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

匈奴可謂強矣庸音特為足曲昔也史通

荀悅漢紀

不當以班處王命論實西漢之末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故皮存滅亡

序傳之當例者耳荀悅既刪畧班史勤成漢紀而處論王命列在末篇

夫次規諷隗囂竇融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實

戴幽通亦與同載者矣史通

前後漢書

二史不當目更始為劉元

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曆數終在班范二史皆

以劉元為目不其慢乎同上

後漢書

不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斷

既而兵敗長安其歸鄗邑兄亡弟及曆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

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獨先不嵓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

所修理當刊革者也同上

姓名既書題目又顯不當又標為列女高隱之類

尋班馬之為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先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

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

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鄧禹寇恂

之首當書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何

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同上

改更始事為非

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儒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亂

常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

有實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附獨成光武之美詭言

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

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史通

論之外不當復有贊

[紀載多失]

髀作東漢盡變班馬之條例贊之外又復有論以論而議其賢否然後以贊而揚之論之文如班馬之贊贊之文如商周之頌其文拘礙局促無一事之精詳此髀之弊也同上

髀之史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其間尤是者董宣以節義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忠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事胡槩之列女李善王悅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佽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陳遵劇孟之流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違佛書是欲將相荀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髀之失也

不當書魏為紀吳蜀為傳

壽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以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稟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稱紀無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則吳蜀傳不繫於魏史而自稱其年紀於義無異予曰仲尼所作者魯史爾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所當稟奉而行稱魯公之元

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陽知縣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者是別其一國之書也蘇魏公文

同前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於是論王道則曹遜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幽夏人傳正朔慶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伯逮仆史之書事也及設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遼隔頻小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蜀書不當首標二牧次列先主

逐鬼爭捷瞻烏屬定群雄僭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公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曷是偽朝遂乃不遵常例但鶃鶃一也何大小之異哉同上

陳壽以父仕而謗蜀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柳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玆謗議者也同上

後漢書晉書

不當因彼虛譽定為實錄

至如江東五篇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漢晉史者皆因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史通

晉書

紀傳載記皆太宗之失為甚多

噫太宗以湯武而平隋之亂以成康而致治之美何賴一晉史而知名哉畫蛇而添足者徒失盃酒畫虎而添翼者祇自取辱然晉史之行於今五百年矣雖宣景文不當稱帝而太宗為之立紀賈充王沈八王不當稱臣而太宗為之立傳十六國之福流天下不當稱其偽號而太宗為之載記此太宗之失也後世或因而不改此又同太宗之失也同上

史家皆文詞之士競為綺艷不求篤實

唐房元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詞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餘以為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冗記有自來矣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其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當傳俱出此為文煩穢之法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

（孔毅父雜說）

史臣筆力短弱多失事情

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為賢於丙吉又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為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同上）

（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者知晉史非御撰）

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為但托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民為人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為甄則太宗又不應為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為耳臣下之文觚其名於人主已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不辭當胥失矣（順貞錄）

（多採小說為非）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事或神鬼怪物其書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于鄧之所糞除王廙之所糠粃作為遠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累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博聚為功雖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通史）

傳劉伶畢卓而取何事

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恃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同上

正元元和之後皆長於文故述史者為近古正觀開元之前猶短於文故述史者為得罪於古

惟正元元和之後承三變之餘有三漢述作之風自韓愈作順宗實録當時以為頗有風骨故元和諸公皆能著述如毛穎如華華如李赤如醉吟先生傳史才過於前人也愚所謂以正元元和之文而述史者猶為近古以正觀開元之文而述史者宜得罪於古人也嗚呼唐太宗處正觀之初既不及開元之雄渾又未見正元元和之典則以徐庾遺風王楊末學欲追遷固之跡軌如貶晉之亡而謂蠭隊三山鯨吞九服此即詩誄之詞也貶惡帝之昏而謂海暑之氣方閩溼蛙之音罕記此即表奏之詞也是皆蕪穢簡編繆亂賢否太宗不為愧耳林少穎

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七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一二

掌故晉史之文其失實者以百數姑取其害於名教者一二陳之夫北午之晉合百五十餘年自景文以來凡為八王之黨者又皆司馬之貶自元帝中興之後凡為王端薛峻之徒者知有賊而不知有君自海西簡文之後凡為桓溫靈寶之徒者知有逆而不知有順故將相無終始之功名而王侯貴戚亦無幸全之腰領此宜褒一忠賢而使之與日月爭光貶一奸回而使之與糞穢同臭是故其贊敘之文當又褒諄諭無一言一事之不詳然後亂臣賊子知所畏懼也今晉史載敘拘於文而不文於理短於識而不知其辭傳之所記者十不得其六贊之所褒貶者百不得其一二林少穎

孫為御撰是掠美於群臣

切原太宗之稱為御撰者是掠美於群臣豈其萬機之暇猶能為此麗藻耶且廷臣如李延壽者最長於史筆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者皆自延壽次之其他如令狐德棻既明修史之義如崔仁師岑文本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公次隋史房元齡總監修之

夫以南北二史其言詞與晉同贊卉與晉同延壽德棻既以南北馳名亦不得以晉史知名也群臣次晉史而太宗擅名此何足怪也同上

梁陳隋周書

[委正觀貴臣為父祖揚名]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正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褒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尊誕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參狂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史通

北史魏書

二十八君不當襲其歷號

元氏起於遐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帝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直序紀襲其虛號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竊璧者矣史通

隋書

不當依阮氏七錄指晉朝劉石符姚等書為僞史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汝毅殷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撰一名題為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遷依阮錄按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震裁江表傳蔡述後梁中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史通

王邵袁充兩傳徒載繁辭

昔賈誼上書冤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夫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同上

漢書唐書

[傳儒林循吏獨行隱逸獨義孝友非漢唐美事]

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漢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嫚罵而儒氣

不根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隱逸非東漢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卓絶之行自廉耻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獨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獨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内而唐無孝友之俗隸唐史之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為足貴也耳○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能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士之廉退者尚多無貴夫逸民行之純全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徒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慈書人多忠義則理義殆不可勝紀二傳之不立蓋不欲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 王並

張湯杜周何不列酷吏蔡琰何以傳列女裴延齡何不列奸臣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少衰慘酷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奸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奸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同上

唐書唐書不特指歐陽唐書凡舊唐史之類皆是也

陸長源唐春秋懲勸皆有深意

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鄭其叢冗秃肖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終武皇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有所繫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憚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矣教也李勣亨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發命也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

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褫祼也僚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案色閔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率以祿山叛者何貸刑啸教稔亂裴炎者何詭諫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祿山叛者何貸刑啸教稔亂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孫燧文

唐書記名字官名多誤

予家有閻傳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貞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東之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頲陸德明薛收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子志寧許敬宗段志玄蔡允恭唐書皆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貞齡孔頴達字頴達唐書字仲達蘇典錢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勛許敬宗薛收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寫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者以舊史考之委鄭公對太宗云日如懸蒂讀如諦鉉者佳則貞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貞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為學士似為學士時方

更名耳沈存中筆談貞觀避玄字

唐史官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故不能貶惡揚善

唐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二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悳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述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悦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李翺書

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等刊脩

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偉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

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宮歐陽脩宋祁與編脩宮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省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録蔡公虎

新書紀志表傳大數

舊史記志傳約一百九十萬新史紀志傳約一百六十四萬外新添約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發傳凡六十一外新添傳三百三十一凡二后妃三宗室一百三十一列傳十三忠義傳十六孝友傳五隱逸傳六循吏傳十二儒學二十文藝六方技二十二烈女一外戚十一宦者四十八藩鎮四奸臣一逆臣者也舊志十一種而新志增其三儀衛選舉兵是也表凡四宰相方鎮宗室宰相世系是也呂夏卿紀例

新書帝紀所書之例

竊攷新書所作之例其傳位也太宗明皇則言踐祚蓋明代父之詔憲宗則言內禪不書太上皇傳位嫌承受不明也不書即位者嫌父在而取太寶也立皇太子若景雲元年書立皇太子弘基者言人神所歸也永隆元年書立子哲為皇子言立不以正從私也武德九年立皇后長孫氏立以德也神龍元年書立如韋氏為皇后立以變也命宰相得人書備官若書以許州刺史姚崇為丞相是也將得人書師師討有罪書伐若書遼東大總管李勣帥師伐高麗是也將非其人書王師大戰書及王師及雲南大戰于瀘川敗績是也王者之覽民謠其行以時則書幸不書還宮若開元十年幸興慶宮雖踰月不書還宮是也出非其時稱駕所至若還宮若天寶八年十月車駕至華清宮九年車駕還宮是也朝賀矣禮則書地若天寶九載受朝賀於華清宮是也不受朝賀則不書朔正元二年皇帝不受朝賀以歲饑饉故不書朔是也宴會得禮則書地若天寶十四年勤政樓宴群臣是也失禮則書宴若景龍四年宴群臣於芳林園是也親蠶不書是也籍田如禮則異之以示勸若開元二十三年皇帝有

事于籍田是也有災變而無脩省之實則載之天文五行志懲不知也

同上

新書志傳所書之例

列傳之作其體有二一曰事年以先之事以次之備賢愚紀成敗功高行殫則特立一傳若魏文公裴度陸贄韓愈李德裕是也人子務在顯親每傳必備載父祖名諡官爵人情重於繼體傳末必歷譜於子孫之世不著於世則略之也故其名字若賀知章字季貞房琯字次律於舊集得之載其郡縣若韓文公南陽人舊史為昌黎人是也題傳之目群傳以姓若杜甫李白同傳是也特傳以名若韓愈李德裕傳皆具姓名是也功高以事若五王傳是也迹隱以地淄青李正己傳是也宗室之子雖有功亦承本傳李適之李皐各附本祖尚親也凡例傳之體有六冠以后妃尊也以宗室諸王親也列以僭國受命之始也序二時之若臣盖事之總也繼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終以逆臣成敗之歸也凡褒者卒月韓愈傳書寶曆元年十二月卒褒也貶者卒年若韓皐傳書元和二年十二月卒貶也

正元二十一年卒貶也有功德則壽年若干謹終也若郭子儀書八十五李晟書六十五是也謚贈之數非功德不書懲及倖也論議表章以助君上之得失律國家之利害非此則不書若李伯藥傳封建論朱敞則傳五王論白居易元稹書是也論贊殖之弊陳禮樂之原則志之若陸贄諫二庫狀韓文公祠於潮州皆附于志是也疏軍旅之宜斥奸邪之惡見于他傳如權文公韓文公淮西招討事見于元濟閻巒傳是也詩賦之作揄揚國體則見之如李白明堂賦杜甫三大禮賦是也詔策之寔足以信後代則繼之若載實事見本傳是也官爵遷易不常所居有善則書循吏儒林皆得一端則用則標之則外戚之衆惟卓然殊尤者為立傳若吳湊別立一傳是也夫唐十八帝之盛百禮交舉志當時正朔用曆之本曰律歷焉志邦國財用曰貨殖焉志禮樂之沿襲曰禮樂焉志宗廟鬼神之常祀曰郊祀焉志高宗明皇天后登封降禪之禮曰封禪焉志氣祲之侵奸曰五行焉志旂章之物色曰車服焉凡兩都宮闕制度園

浙江圖書館藏

歐陽公修唐書不捨宋公之善

孫之翰論唐事實舊史所不及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諫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季光弼不當圖宋忠明貞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蘇子瞻答李薦書

唐文人多而史才少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惜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材宜有如太明遷固輩而本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老泉史論序

歐陽公修唐書書不捨宋公之善

歐陽公脩修唐書最後至曷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修也頗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歐陽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列傳書宋姓名紀志歐公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能遜而好相凌掩此風前所未聞也

歐陽公撰唐書皆有深意

公嘗被詔撰唐史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虛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

人主觀史宰相修史之失

古者官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乎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得以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

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史以宰相監修固有所制而不得直筆也又況人君自取而觀之為史官者安得而有實録哉

人主觀史宰相監修之弊

自唐太宗以人主欲觀史朱子奢之諫啸而不從而為史官始不敢以行其直自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實録之上元齡多所隱諱而為史官者益不得以行其直矣

史通

各有可褒可貶者

讀唐人徐堅劉知幾傳讀唐史讚工訶古人拙於用已之言則知史通為可貶知幾夫一劉知幾也一史通也而或予或貶不一其說考古者惑焉又以史通觀之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貶者十有五六或予或貶良有以也史通之書自六家二體以下則謂之內篇自史官建置以下則謂之外篇內篇論史則有惑經

車右之篇外篇論史則有直書左筆之名內篇曰叙事曰書事所以論依史之體也曰載文曰載言所以言為史之法也曰古今正史所以議論歷代之史也其自述則有自叙忤時之名其矜能則有黜煩雜駁之號知幾之用力亦已勤矣謂司馬體失録煩（六家篇）謂班固精練該密（同上）謂項羽不當曰紀（本紀篇）謂陳勝不當曰世家（世家篇）謂范曄虛美隱蔓與夫陳壽不當貶孔明魏收不當貶爾朱之類（論贊論）貶所當貶予所當予三代直道亦不是過此徐堅之徒所以采取之也至於疑古一篇雖竟舜伯禹不免見疑經一篇雖夫子春秋不免見貶既以班固為精審矣至論五行志則專攻班氏之短至有蔡類錯繆失宜乖理多鑑不辯之語（上篇）既以藝文為不當志矣（本志篇）其自述作史之法則又以為都邑氏族方物果可志耶此工訶拙用之言蔡史者所為而發也知幾堂為史有才學識三長之說（本傳）蓋以自任也史通一書貫穿古今不可謂無學矣三為史言再入東觀不可謂無才矣疑古惑經之類得非哉者所不足耶目見毫芒不見其睫正知

幾之謂矣有志於汗青者宜戒焉

通鑑

准通鑑便人主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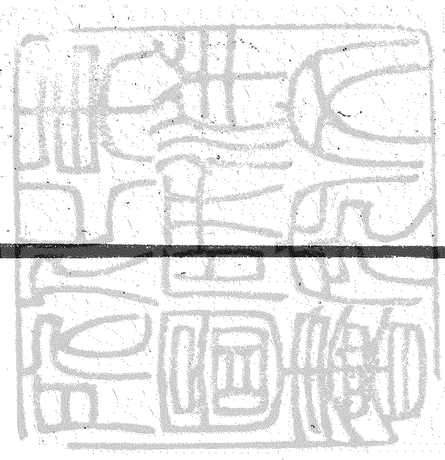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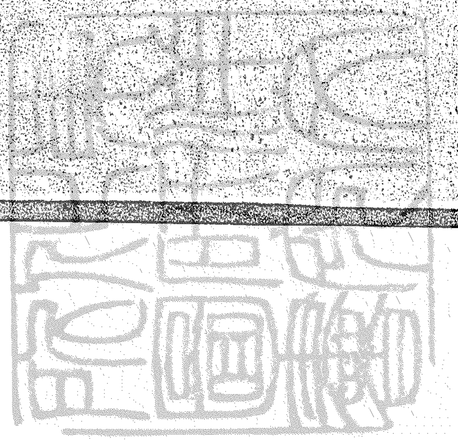
白兎通為講論五經同異而設故以發明經傳為本至通史則不然武帝詔群臣修撰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旁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元魏列於夷狄其為體制一如史記特不為表而已通史內篇知幾史通蓋為議評諸史而作故專以去取褒貶為義至通鑑則不然其意以為遷固而下文字繁多布衣之士猶難徧讀人主萬幾奚暇周覽鑑通表於是撮機舉要刪繁削冗擇其切於興衰理亂之鑑者定為一書以便乙覽司馬進通鑑表其可攷也

五代史

周春秋法

歐陽公修五代史記褒善貶惡其法甚精必曰嗚呼此亂世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滅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爭功相馳上下無駁雜之說至於絶倒猶竊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公卿傳豈下滑稽也哉

史官

世不易職

古者之史世不易業不遷官不試事如周之史佚魯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黶史趙史墨皆世掌之如後世亦尚有此意太史談之後有史遷班仲叔之後有班孟堅唐時史官不易如此使曼黙亦以史自隨如劉仲郢幾作史通後其子餘亦掌之近世史官皆為遷轉之地耳